

## 活着

徐 飞

我飘着,飘在他乡  
我活着,活在他城  
我飘着,像一朵乌云  
寻找失散多年的白云  
我活着,越活越孤独  
一朵又一朵白云  
拒绝与我相认

徐飞,男,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,安徽五河人,打工诗人。现在杭州下沙打工。

## 春天我挖了很多土

李明亮

那么多躲在角落里的盆盆罐罐  
被我拖出来  
它们置身小院的艳阳里  
有些局促不安  
一阵风赶过来  
抖落它们沉积多年的心事  
  
在树林,在田畴,在河畔  
我一次次用小铁锹  
挖来很多的土  
黑的,黄的,干硬的  
还有的像煮熟的糍粑般柔软  
它们被我填进那些盆盆罐罐的肚子  
然后栽上番茄、黄瓜、丝瓜、辣椒……

它们绿色的手掌一天天变得宽阔  
踮着脚尖试探底部的温度和湿度  
那两指高的夏天,对它们来说  
多么漫长

李明亮,男,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,安徽宣州人,打工诗人,现居浙江台州。

## 贴盲道的人

宋春来

一个胶片和地板上黏合剂  
一个胶片粘在地板上  
一个用小铁锤敲打胶片  
他们是祖父、父亲和儿子  
  
我静静地站在路边看着他们  
看着阳光下的他们擦一把汗  
看着他们喝几口水  
看着他们默不作声  
看着胶片盲道在不断地延伸  
  
我好像看到盲人走了过来  
而专心致志贴盲道的人  
他们仍低头不语

宋春来,女,出生于上世纪90年代,广西贵港人,打工诗人,现为在读学生。

粉刷工把汗水  
刷在高楼上

贾录会

1  
季节把所有的温暖  
都拥进一朵盛开的花里  
在亲人挥手叮咛声中  
他们离开这个口岸  
抵达下一个口岸  
这些外乡人  
昨晚还在长江沿岸  
今早就到了黄河边  
他们用方言在城市里  
成就一道风景 给  
美丽的兰州粉刷着  
准备开盘的楼房

2  
一群支撑钢筋水泥的人  
被耸立的楼房挤压着  
他们站得高,看得远  
相信梦会让桃花改变颜色  
用长满老茧的手,给星光  
砌着穹顶,为的是  
让温馨能有一堵挡风的墙  
他们用一块砖,又一块砖  
把城市撑向仰望的高度  
阳光也懂事地触摸着  
大口喘着气,把春天  
留给故乡的他

贾录会,男,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,甘肃镇原人,打工诗人,现在兰州建安公司打工。



刘祥

## 逃离学校

在那个下午,似乎注定了许多年里我像云朵一样漂泊的生活,年少的骄傲与轻狂也在浮华里不再有重量,就如习惯了把流浪当成自由一样。

我出生在四川盐源县的一个彝族村庄,儿时的记忆模糊,只记得是个没妈陪伴的孩子。听老人讲,从不更事起妈妈就因爸爸有了现在的后妈而离婚远去了,走时她带走了比我小两岁的妹妹,我留在了没有“妈妈”的家。后妈生了弟弟和妹妹,印象里后妈对我不错,不是那种“黑心”的女人,但毕竟不是亲妈,又是让亲娘离去的人,芥蒂难以释怀!

到了上学的年纪,我进了当地的小学。因为同学中很少有人能听懂汉语,老师教学和课堂上的教本都是彝文的。

因为老师鼓舞,初时的我学习积极性很高。后来,我偶然听到有同学说我是个没妈的孩子,心绪开始烦乱,渐渐无心学习,成了老师眼中的“坏孩子”——爸爸决定送我到盐源县城的爷爷奶奶家里,去县城的小学读书。

初三,家人搬到县城,我也像麦地的麦子那样一天天长高,临近期末,身高已有1.8米,家里不再把我当小孩。父母希望我能上好的高中,但以我的“学渣”能力只好去职业中学。我不是坏人,可在老师眼里我还是一个坏学生。

慵懒的日子就这样一天天飘走,直到有一天,发小小华的朋友阿三(在东莞打工)来找小华。阿三着装时髦,不但还冒一两句普通话。听他描述大城市里的灯红酒绿、车水马龙,再有东莞打工挣钱“特别容易”,小华心动了。第二天,小华约我同行闯荡,成也好,败也好,先离开这个总被老师罚站,上课只能穿校服的学校。小华说,东莞那边的工头会给阿三寄车费,我们直接买火车票出发就行了。

之后的一个下午,我放学回到了家,以学校要买



徐唯辛油画《工棚》 络英供图

保险为由,从后妈那里拿到了身份证件,她并未起疑心。接着我跟妹妹说:“好好学习,听妈妈的话!”我给了她一个小拥抱!

## 广东·东莞

怀揣梦想走上了打工之路,但,生活哪里会这么简单……

拿到身份证的第二天,怀着忐忑的心,我们和阿三坐上了去东莞的火车。第一次坐火车感觉很新鲜,不知道过了多久,车到站了——我来到了这座希望和失望汇聚的城市!

当晚住在车站旁的小旅馆,等着见老板以及安排工作。躺在陌生城市的陌生床上,我心想:生活真的很奇妙也很无奈,几天前还在家乡,一眨眼却躺在了异乡的城市。我得坚强,没人会怜悯懦弱的异乡人。

第二天,在阿三的带领下见到了老板。我和小华被安排到东莞的黄江镇,在一家纸品公司上班,没有流水线,工作主要是粘合酒、烟等货品的包装纸片和纸板,每天工作8小时以上,一小时5元钱,加班另算。如果每天加班两小时加上工资能拿到50元钱,我觉得不错,坚持一年就有近1.8万元钱的收入,除掉生活费,拿到1万元左右是可以有的。可外面很高的消费水平破灭了我的梦,想存钱非易事。干了四五

次我很顺从,托人进了职业中学。毕业后又在凉山民族干部学校读了个中专,熬到了毕业就失业的那一天。没工作只能留在家里,整天无所事事,想到还有弟弟和妹妹在读书,里外都需要钱,我感觉自己在拖累这个家,内心隐隐的有些不安,出去打工的念头又在我脑袋里浮现了。

这样下去不是办法。有一天也在外打工的老表阿力给我打电话,听说这边挣不到钱,就让我去找他,他那边每小时挣8元钱。他在佛山,见面他盛情地款待了我,并说他上班的厂子待遇也不算好,两人决计一起寻找新厂。

不曾想这竟然埋下了祸根。之后因老表和工厂的合同没理清,我和老表一起被扣押在了一个黑屋里,逼着我们给家里人打电话要违约金。无奈之下,我们只能电话家人。在赔了5000元违约金后,两人狼狈地踏上了回家之路,第一次打工告终。

我想我再也不会去打什么鬼工了,从外面回来感觉自己一下子成熟了许多。爸爸在火塘边抽着烟跟我说:“拉则(我的彝族名字),不读书是不会有出路的,你再去上课吧。”

这次我很顺从,托人进了职业中学。毕业后又在凉山民族干部学校读了个中专,熬到了毕业就失业的那一天。没工作只能留在家里,整天无所事事,想到还有弟弟和妹妹在读书,里外都需要钱,我感觉自己在拖累这个家,内心隐隐的有些不安,出去打工的念头又在我脑袋里浮现了。

## 山东·石岛

这次叫我出去打工的是后妈的妹妹——姨妈阿果,听说为了得到更多彩礼钱给舅舅娶媳妇,多年前她选择远嫁山东。

姨妈先是给我爸说那边挣钱容易,让爸农闲时带上我去她那里打工,虽然辛苦,但各方面有她照应,收入固定。忙的时候一天有300元左右的收入——这吸引我和老爸辗转几天抵达了山东石岛。

这次是在屠宰场打工,我们车间负责杀鸭子的流水线;把活的鸭子吊在架子上,宰鸭、拔毛、清内脏,所有东西都被精确分类。听老员工说,鸭肉卖给服装厂加工羽绒服,内脏给饭店,排泄物则卖给养鱼户喂鱼。

活虽不重但单调重复,腥味和霉臭混合在空气里,让我很难受。三天后,姨父打电话给爸,让我上他的渔船帮忙。姨父在渔船老板底下当船长,老板不在常在,大小事都由他负责。听说出海打鱼我很想去,

这里的确太枯燥,老爹答应了。留下父亲,按照姨父给的路线上路,第二天就跟着姨父上了一条中等大小的渔船。当天就要出海,我很激动,每打到鱼我都激动不已。我负责在船尾收网,也打打杂。除了渤海、黄海,我们有时候会走得更远,直到打满鱼仓或者消耗完船上的食物。

一个月后,爸爸来电话说没拿到工资,老板总说手头紧,他想来和我一起在船上工作,不能什么钱都没挣到就回去。姨父答应了,一天后爸爸到了船上。

两个月后(爸爸干了一个月)该领工资了,按照说好的每人每月4000元,我和爸一共应拿到1.2万元。但姨父说最近资金周转不开,让再干一个月,到时一起结算。我们未多想,等着一个月后再说。

第三个月发生了意外,我的脚被船上装货物的箱子砸伤了,脚踝肿大严重,没法再工作。爸只得陪我回石岛住院,姨父帮我们交了住院费后就回到船上去了。

一周后,没钱缴费的我们打电话给姨父,但不知机就是无人接听。勉强能蹒跚走路的我只好和爸去找姨妈,希望她联系姨父付我们工资。打车到了姨妈家,发现她态度很差。当听到向姨父要工资的时候她发火了:“你们的事我管不了,今晚我家有客人,你们自己去找住的地方。”

彝族是山民,热情好客、重亲缘可以说是本性,听到姨妈这样说,感觉心掉进了冰窟。见姨妈撕破脸,老爸怒了:“你要这样不讲理,我们只有把你在家的那几块地卖了抵工资和医疗费。”听罢,姨妈吼着不要再来找她,并叫来七八个壮汉把我和爸打了一顿。

被姨妈赶出来后我们流落在石岛的街头,身无分文,落魄不堪,最后还是在客人的接济下返回了家。

后来听说姨父死了,姨妈也守了寡。虽然我曾千

万次诅咒过,可听到这样的消息还是难过了一阵子。

以前想着像云像风一样飘荡,现在我不再想做一朵无依无靠的云了,只想回归平静,即使打工也踏踏实实回家呆着,或做点小本生意,干个临时工什么的,过一种简单和平实的生活,不再流浪。

有时候我在夜里想,如果那个遥远的下午我没有选择远走他乡,而是好好努力学习,我的现实会不会是另外一个样子?谁知道……

刘祥,四川盐源县人,1992年3月出生,2011年10月第一次离家出去打工。目前仍走在打工路上。

## 打工者的歌

## 打工者的故事



## 舍不得打马天涯

吴基军

三月。  
在青砖黑瓦的屋舍  
我的父母,依然点燃旧年的柴禾  
袅袅向上的炊烟,散淡成风  
吹去瓦上薄雪,更吹去云天下的寒

春节贴上,至今还未褪红的对联  
让越过篱笆的风,耳热心跳  
家门口,父母合力种下的那株桃树  
更是暖遍全身。终挣扎冬的束缚  
抖落一身雪,由炊烟散淡而去的风  
便在枝头长出了花骨朵

一夜春雨后,弱不禁风的桃树  
丰满了起来,柔而软的枝丫  
正托举一朵妩媚而妖娆的桃花  
我的目光,无法移开  
打马天涯的时间,只能一改再改

吴基军,男,生于1968年,湖北大悟人,打工诗人,现仍然以打工为生。

## 母 亲

路志宽

贫穷,是一种顽疾  
像母亲的风湿病  
始终不肯离去  
风外出流浪的日子里  
白云习惯于留守  
像白发留守在母亲的头上一样  
不离不弃

思念是一缕炊烟  
拄着风的拐杖  
努力向上伸出头去,眺望  
故乡,泥土,村庄,母亲  
这些称谓,是一盆盆燃烧着的炭火  
温暖我在冰凉人世孤寂的行程  
古人讲:父母在,不远游,必有方  
娘啊,我要告诉您  
您的心窝,就是我永恒的归宿

路志宽,男,河北大名人,生于1980年,打工诗人,一直走在打工路途。

## 大年三十

邹本峰

二哥说大年三十去广州打工  
二哥说广州天气热  
女人冬天还穿裙子  
二哥说老板很大方  
每餐有烧鹅  
大年三十给每个农民工红包  
二哥说话不累  
每天天下工有热水澡  
有电视看

二哥回来后  
二哥说烧鹅没滋味  
二哥说热水澡不舒服  
二哥说穿裙子的女人没二嫂顺眼  
大家都说二哥比以前黑了,瘦了  
有人问二哥下次什么时候去  
二哥不应声  
拿筷子的手抖得厉害

邹本峰,男,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,辽宁朝阳人,打工诗人,大学毕业后打工多年,现为教师。

## 我欠母亲一个远行

郑万明

每次出远门  
母亲总要站在村口  
送我一程

母亲送我无数次  
一次比一次远

愧疚的是,我送母亲一次  
只送到村口的墓地  
那短短的旅途  
竟站不下一排泪水

从此,一辈子想出一次远门的母亲  
她的凤愿像一扇沉痛的大门  
在尘世上关闭了

这辈子  
我欠母亲一个远行

郑万明,男,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,甘肃天水人,打工多年,现为媒体人。

## 尘埋的都市风景

本质的层级分野,但实质上却近于同类。

记得一次在影院遇到一热情帅气小哥,攀谈几句才知道,身为影院职业人员,却也是打工仔,工资不高,可总算有收入的活计,父母在这边打工,过来了总不能啃老。

上周在饭馆里用餐,意外遇到故乡冕宁的服务生,算是我的邻居了。

“怎么到这里打工了?”

“奇怪吗?大厨、老板都是外地人,我怎么就不能来?大爷您的问题才很奇怪。”

她说的很有道理,但我并不脸红。我想到住宅小区门口的张家口老汉,随着共享单车的发达,他自行车整修的业务日渐冷清,如果不是电动车继续支持,他“打工”的买卖还能继续吗?

周六体检,健康中心的服务生自然少不了外地人,想来大夫角色的检验主持人士应该不会,一问还真遇到了户口“外籍”的眼镜儿,他自认为是“打工仔”,当然,实际上可能就是。

回到小区,河北“农民工”,卖菜卖水果的两夫妇都没来,打工的保安说这些天不准来了,不知道是因为什么,是何人不准。倒是往日各色棋王喧闹的楚河汉

界冷清得有点异样,看到有几个穿橘黄色制服的清洁工霸占了一张桌子,想着“打工的人”,就凑过去领略他们的舒心。看起来应该60岁出头的清洁工原来都不到50岁,倒都是首都附近省份的北方人,家里还种植着地呐。我有时候会想自己其实和打工者的差别可能只有户口那个纸本本。说给他们听,清洁工兄弟认为我纯属胡说。

可能是,也许不是,重要的不是谁(曹雪芹?普鲁斯特?)描述的情趣生活是我们向往、模仿的范式,而是我们应该有自我的认知和自我精神的独立。打工者或者说这个集合体同样需要如此。

想到这些,不得不承认,大多数时候我确实不喜欢打工文学,但又确实认为作为一个(类)独立人格的自我辨识,自我审视,打工文学是现实必须的存在。当人们看见诸如“中国尊”那种表面影像的时候,确切而言,应该没有人会想到建筑及其链条上蚂蚁一样的大军,那些餐馆、商店和文化消费、城市维护等领域的庞大打工群体,很多时候甚至会自己漠视自己,真就成了被尘埋在喧闹城市里的无影风景。

作为城市里多如牛毛的芸芸大众,在英雄膜拜的文化语境下被忽视,抑或被无视而不见,其实也是常态,但打工者自己不能自我忽视,而是必须在自己的位置唱出自己的歌谣——不仅是去建设、发展她,更是书写、记录下大时代里姐妹兄弟们的生活轨迹……



文人玩具。好在喜欢《红楼梦》的人在思想上和更倾心维吉尔、莎士比亚、普鲁斯特的家伙们差距甚大,这算是一种安慰吗?

也许是,也许不是,重要的不是谁(曹雪芹?普鲁斯特?)描述的情趣生活是我们向往、模仿的范式,而是我们应该有自我的认知和自我精神的独立。打工者或者说这个集合体同样需要如此。

想到这些,不得不承认,大多数时候我确实不喜欢打工文学,但又确实认为作为一个(类)独立人格的自我辨识,自我审视,打工文学是现实必须的存在。当人们看见诸如“中国尊”那种表面影像的时候,确切而言,应该没有人会想到建筑及其链条上蚂蚁一样的大军,那些餐馆、商店和文化消费、城市维护等领域的庞大打工群体,很多时候甚至会自己漠视自己,真就成了被尘埋在喧闹城市里的无影风景。

作为城市里多如牛毛的